

王凡人 著

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

科学出版社

# 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

孟凡人 著

科学出版社

2000

## 内 容 简 介

本论集收录了新疆考古论文 15 篇,新疆历史和历史地理论文 11 篇。考古论文以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墓葬壁画和纸画、伏羲女娲图、木俑和泥俑,以及北庭高昌回鹘佛教遗址和尼雅考古学研究为主,还涉及楼兰鄯善汉文和佉卢文简牍年代与新疆考古学综合研究等内容。新疆历史研究,集中探讨了汉至五代宋初的于阗王统。新疆历史地理论文,探讨了于阗国都城、鄯善国都城、焉耆国都城、尉犁国都城、汉代乌孙赤谷城、唐代焉耆镇城、唐代弓月城、唐代“热海道”上的凌山与勃达岭、元代阿力麻里城的方位。此外,还收录了与丝绸之路有关的两篇论文。

本书对研究新疆考古、历史、历史地理和艺术史的学者,以及相关学科的高校师生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孟凡人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ISBN 7-03-008646-5

I. 新… II. 孟… III. ①文物-考古-新疆-文集②历史-研究-新疆-文集③历史地理-研究-新疆-文集 IV. K87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116 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新蕾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4 1/2 插页: 1  
印数: 1—1 800 字数: 505 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TREATISES ON XINJIANG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GEOGRAPHY**

Meng Fanren

Science Press

2 0 0 0

## 自序

1963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被分配到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以前主要在安阳殷墟、西安汉长安城和隋唐长安城、北京元大都、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和洛阳汉魏城等处参加考古发掘。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建新疆考古队，又随之转到新疆地区从事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枯木逢春，万象更新。在大好的形势下，我焕发精神，努力工作，从1977年开始陆续发表百余篇论文和9部专著。我的研究方向在转入新疆考古队后，以新疆考古学为主，并涉及与新疆考古学相关的新疆古代史、历史地理、宗教、简牍文书，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许多领域；在地域上还旁及与新疆毗邻的省区和周边国家。1993年至1998年我担任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期间，由于工作需要又投入较大精力进行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1999年7月始任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国外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亦相应有所扩展。总结以往的岁月，我从事考古工作已近40年了。回首过去，如果说我在学术研究上还略有所成，首先要感谢考古研究所历届领导的关怀和栽培、前辈学者的教诲和指导、同辈学者的帮助和鼓励，更不能忘怀我妻子赵桂兰女士富于牺牲精神的全力支持。此时此刻，由衷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这次编辑论文集，在选编过程中对众多论文的取舍颇费踌躇。由于篇幅容量有限，只能在论集所限定的研究领域筛选部分论文，故多有割爱。所选26篇论文除少量近作外，均代表不同阶段刊发时的认识和水平。为保持原貌，对选入本集的论文仅略作勘误、增删个别字句和补充部分线图，未进行全面修改。因此，这些论文不当乃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请方家谅解并不吝赐教。

最后，谨向科学出版社为繁荣学术，不断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奉献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

1999年12月

# 目 录

新疆考古学百年回顾与展望 .....	( 1 )
吐鲁番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壁画和纸画略说 .....	( 9 )
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 .....	( 17 )
吐鲁番出土的木俑和泥俑 .....	( 31 )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的初步研究 .....	( 48 )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 .....	( 66 )
楼兰古城所出汉文简牍的年代 .....	( 89 )
尼雅佉卢文简牍的年代与鄯善王统 .....	( 112 )
佉卢文简牍记载的鄯善行政建置与职官系统 .....	( 125 )
佉卢文简牍所记“凯度多”及“阿瓦纳”与尼雅遗址相关遗迹对应关系初探 .....	( 132 )
尼雅 59MNMO01 号墓的时代与新疆佉卢文资料年代的上限 .....	( 147 )
尼雅 N14 遗迹的性质及相关问题 .....	( 162 )
近期尼雅遗址考古学术课题构成略说 .....	( 175 )
略谈新疆汉唐时期民族文化的共性和现实意义 .....	( 180 )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汉译本前言 .....	( 193 )
汉魏时期于阗王统考 .....	( 197 )
隋唐时期于阗王统考 .....	( 208 )
五代宋初于阗王统考 .....	( 217 )
于阗国都城方位考 .....	( 232 )
论鄯善国都的方位 .....	( 249 )
尉犁城、焉耆都城及焉耆镇城的方位 .....	( 270 )
乌孙的活动地域和赤谷城的方位 .....	( 285 )
弓月城和阿力麻里城方位考 .....	( 291 )
简论唐代“热海道”上的凌山与勃达岭 .....	( 298 )
丝绸西传与丝绸之路 .....	( 309 )
丝路交通线概说 .....	( 321 )
SYNOPSIS .....	( 378 )

## CONTENTS

A Retrospect of Xinjiang Archaeology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and Its Prospects in the Future .....	( 1 )
An Outline of Tomb Murals and Paper Paintings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in Turfan··	( 9 )
Images of Fuxi and Nüwa Unearthed from Turfan .....	(17)
Wooden and Clay Tomb Figurines Unearthed from Turfan .....	(31)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 Buddhist Temple Site of the Khoco Uighur Period in Beiting .....	(48)
Wall Paintings in a Buddhist Temple of the Khoco Uighur Period in Beiting .....	(66)
Date of the Chinese - inscribed Wooden Slips and Tablets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of Loulan City .....	(89)
Date of the Kharoshthi-inscribed Wooden Slips and Tablets from the Niya Site and Reign Sequence of the Charklik Kingdom .....	(112)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and Bureaucracy of the Charklik Kingdom Recorded on Kharoshthi-inscribed Slips and Tablets .....	(125)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 Cad ' ota ” and “ Av ana ” Recorded on Kharoshthi-inscribed Slips and Tablets and the Related Ruins on the Niya Site .....	(132)
Data of the Tomb 5 9 MNM 0 0 1 Excavated in Niya Site and Its up - limit of Time of the Kharoshthi Documents Found in Xinjiang .....	(147)
On the Nature of the Ruin N14 in Niya Site and the Some Correlative Questions .....	(162)
Some Remark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cademic Subject in the Recent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Niya Site .....	(175)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ommon Cultural Traits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in the Han-Tang Period and Their Present Significance .....	(180)
Preface for the Chinese-published work SERINDIA which was written by A. Stein .....	(193)
A Study of the Reign Sequence of the Khotan Kingdom in the Han-Wei Period .....	(197)
A Study of the Reign Sequence of the Khotan Kingdom in the Sui-Tang Period .....	(208)
A Study of the Reign Sequence of the Khotan Kingdom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Early Northern Song Periods .....	(217)
On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the Khotan Kingdom .....	(232)
On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the Charklik Kingdom .....	(249)
On the Location of Karakum City , the Capital of the Karashahr Kingdom and the Seat of	

Karashahr Protectorate .....	(270)
Domain of the Usun People's Activities and Location of Chigu City .....	(285)
A Study of the Location of Gongyue City and Almalik City .....	(291)
Briefly on Bedal on the Issik-kul Road of the Tang Period .....	(298)
Westward Spread of Silk and the Silk Road .....	(309)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Lines of the Silk Road .....	(321)
SYNOPSIS .....	(378)



## 新疆考古学百年回顾与展望

新疆地处战略要冲，故很早就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垂涎觊觎。为此，他们处心积虑地将魔爪伸向新疆。特别是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列强诸国负有政治使命的各种考察探险活动在新疆逐渐增多，竞争日趋激烈。其中 1889~1890 年活动于新疆的英国人鲍尔，在库车偶然发现婆罗谜文字体书写的梵文文书，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从此列强诸国到新疆探险活动的主要方向，则渐渐转向考古方面。1898 年俄国捷足先登，在列强诸国中首次派遣克列门兹到吐鲁番进行考古发掘。1899 年 8 月斯文赫定开始第二次新疆考察（1899~1902 年，其 1893 年开始的第一次新疆考察与考古关系不大），发现并发掘了著名的楼兰遗址（发现时已到 1900 年）。1899 年 10 月在罗马举行的第 12 届国际东方学大会，对列强诸国在新疆的考古探察活动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斯坦因于 1900 年开始了第一次新疆考古探察。根据上述情况，似可认为新疆近代以来的考古学，大体应以 1898~1899 年为起点（此前我国的金石学不计），至今已达百年。回顾新疆考古学的百年历程，大体可略分为两大时期六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时期，从 1898~1899 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 1898~1899 年到 1915 年。1902 年在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针对新疆考古探察工作成立了东方学研究会，欧洲和北美一些主要国家成立了分会。此后列强诸国走上了有计划地向新疆派遣考古队、并相互默契划分势力范围、肆意劫掠瓜分新疆古代文物之路。这个阶段新疆考古探察工作，以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俄国的克列门兹和奥登堡、日本的大谷探险队等为代表。其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盗掘活动至 1915 年全部结束，考古报告和主要专著的撰写出版则延续到 20 年代或更晚。此为新疆考古学的肇始阶段，主要特点是参加考察的列强国家多，考察的时间集中，涉及的地域广（几乎包括新疆大部分地区）；染指的遗址数量大，种类较全（以汉至唐代的遗址为主，佛教遗址所占比例较大）；每有重要发现，则以盗掘为手段，挖宝为目的，珍贵文物均被席卷一空；历次参加考察和研究的学术大家多，出版的考古报告、图录和专著多，影响深远。由于列强诸国学者的盗掘，新疆汉至唐代的主要遗址（包括部分墓葬）大多被破坏，珍贵文物遭到空前的浩劫。列强的学者们根据这些劫掠的资料刊布的考古报告、图录和专著，从资料上看，凡其刊布的文物我国现在已绝无仅有；从研究上看，其垄断研究的成果较全面且水平较高（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研究水平）。因此，这些报告和图录就成为我们现在研究新疆汉至唐代考古学的主体基础资料之一，他们论著中的主要研究

成果则又是新疆汉唐考古学发祥期的奠基之作。这是新疆考古学早期最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1928年到1934年。这个阶段基本上可以说是前阶段的延续和发展，但又有不同的特点。该阶段的考古工作，以瑞典人斯文赫定为首的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为代表（1930年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察中途夭折）。其特点是中国学者奋起抗争，斯文赫定最终被迫同意组成中瑞联合考察团。该联合考察团由徐旭生教授代表中方任团长（中外团长各一人，共同负责考察团工作。外方团长为斯文赫定），对外方建立了约束机制，体现了我国学者的主权意识。以黄文弼为代表的中国学者首次正式登上了新疆考古学的舞台（参加其他学科考察的中国学者，暂不涉及），打破了列强在新疆考古学领域的独霸地位，从而成为永载中国新疆考古学史册的里程碑。此外，该考察团的另一个特点是规模空前，在新疆第一次出现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多学科的综合考察。考察团下辖的考古队，调查和发掘的重点在罗布泊地区。其成果以黄文弼发现汉代土垠遗址，瑞典的贝格曼发现“小河墓地”为代表。另外黄文弼还对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和吐鲁番盆地，贝格曼对罗布泊南缘及其以西的且末、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和乌鲁木齐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或发掘。他们的调查发掘和研究，除涉及汉至唐代的遗迹外，还初步揭示了部分地区汉通西域前，或汉通西域初期的古文化面貌，这些发现和研究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黄文弼根据考察资料，以中国学者的视角进行研究，获得丰硕成果，令人耳目一新。这次考察之后直至40年代，由于新疆的政治情况，爆发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除黄文弼于1943~1944年到新疆考察外，其他的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综上所述，拟再强调指出五点。第一，前述两个阶段均以考古探察时间为准计算。其考古报告和专著的出版，有些延至20世纪50年代，有的至今尚未面世。第二，列强诸国从19世纪末开始的新疆考古探察，不仅拉开了新疆考古学的序幕，而且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开篇之作。但是应该指出，这乃是一段令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我们必须牢记惨痛教训，警示后人。第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列强诸国劫掠的新疆珍贵文物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因而引发了当时欧洲和日本东方学研究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学者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开始觉醒，最终走上与列强进行坚决斗争之路，并奋发图强投身到新疆考古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去。基于上述情况，所以20世纪初以后，国内外对新疆考古学的研究不断深入，一批依托于新疆考古学的新学科陆续建立，一批大学者相继出现，填补了许多领域的研究空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凡此都是中国古代珍贵文物本身价值所致，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瑰宝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个结果是帝国主义列强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与他们的本意相违的。因此，必须将上述情况与他们应受到严正谴责的劫掠行径严格区分开来。第四，列强学者除其主要成果之外，在他们的论著中还对我国古代文化诸多方面散布了种种谬论，其中不乏歪曲、污蔑、攻击之词。对此必须进行严正批驳，肃清其流毒

和影响。第五，列强诸国在新疆大规模地盗掘遗址，劫掠大量珍贵文物的劣迹令人发指。然而时至今日，西方一些国家仍在宣称：他们拿走新疆文物是保护文物，不然留在当地也被破坏了。我们认为这种谬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大家知道，当年列强学者在新疆所到之处多在沙漠腹地，这里广为分布的各种遗址从古代起就被较好地保存下来。现在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与20世纪初基本相同，至今仍人迹罕至。在这种情况下，这里的古迹假若未被列强学者破坏，为什么不会继续保存至今呢？以被列强学者大肆盗掘的尼雅遗址为例，遗址原貌和被列强学者盗掘破坏的惨状，现在不是都仍然保存得很好吗！至于被列强学者劫掠大量壁画塑像的石窟寺，虽然距居民区较近，但劫余残存的壁画仍然保存较好。事实胜于雄辩，上述欲盖弥彰的谬论，完全是偷了东西还要立牌坊的强盗逻辑（应当指出，古代遗迹由于自然灾害、保护不善和人为的部分破坏，各国都程度不等地存在。这种情况与上述谬论所说的破坏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我们必须扯去他们这块遮羞布，讨还公理，被列强们盗掘劫掠的新疆和甘肃等地大量珍贵文物的这笔账，定要彻底清算。

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末，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50年代的恢复期。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已经中断的新疆考古工作，着手设置新疆考古研究机构，建立考古队伍，培养人才，对新疆部分地区进行考古普查，重点调查和少量发掘工作。1957~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文弼教授带队，在天山南北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显著，影响较大，为该阶段划上了较圆满的句号。第二阶段是50年代末至1976年的准备期。这个阶段之初遇上三年困难时期，1966~1976年又逢“文化大革命”，新疆考古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虽然如此，但新疆考古工作者力排种种干扰，克服重重困难，以吐鲁番为重点，在全疆开展了考古工作。该阶段新疆考古队伍开始壮大，人才逐渐成长，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个阶段是1977年至1995年的发展期。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新疆考古工作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其中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组新疆队，1979~1980年发掘了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发掘报告刊布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是新疆考古学80年代以后发展的先声。此后新疆又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从而为该阶段及其以后新疆考古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个阶段新疆考古工作的特点是工作多，发展快，覆盖面遍布全疆；涉及的遗迹包括所有的时代，遗迹种类较全，内涵丰富。此阶段以和静察呼沟墓地发掘、楼兰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阿拉沟墓地发掘、哈密地区早期遗址墓地的调查和发掘、交河古城及其附近地区的调查和发掘、尼雅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克里雅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及佛教考古的开展和全疆考古普查等为代表的考古工作，成绩卓著。通过诸如此类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掌握了新疆现存各类遗迹的底数，发掘规模较大，水平提高；开始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开展了国际合作与交流，开阔了眼界，考古工作逐步向深层次发展。在考古研究工作中，与前一阶段相比，研究领域有所扩大，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考古报

告和论著，提出并逐步深化和解决了一些学术课题，开创了新疆考古学的新局面。第四个阶段是1996年至20世纪末的转轨期。从1996年制定“九五规划”之时起，新疆考古学步入为跨世纪做准备的转轨阶段。这个阶段除继续完成前阶段未竟工作之外，主要是考虑在世纪之交和下世纪初期新疆考古学将如何发展的问题。为此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新疆考古工作者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该阶段无论在考古调查和发掘，还是研究方面，其深度和广度又有进一步提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疆考古学又走过了50年的历程。这50年与前50年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和天壤之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列强学者在新疆横行霸道、统治新疆考古学领域的黑暗时代，新疆考古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持续发展，考古队伍不断壮大。从此新疆考古工作者成为新疆考古学的主人翁，独立自主地开展新疆考古工作，以无比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忘我地奉献，他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冲破旧传统的羁绊，走上了全新的研究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为新疆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并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这50年是新疆考古学不平凡的50年，也是我们为下世纪新疆考古学的发展，必须认真总结的50年。

上面简略地回顾了新疆考古学的百年历程，既然是回顾就要肯定成绩，找出问题，指出今后的任务。主要成绩已略如上述，而找问题就是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基础上，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深层次地挖掘不足之处，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在此不能将问题与成绩对立起来，更不能以问题否定成绩。找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对症下药，为新疆考古学下世纪初期的发展寻求对策，提出切实可行的任务和办法。关于新疆考古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拟从资料和研究两方面来谈。首先，在资料方面。新疆考古学经百年积累，资料的数量相当可观。然而若认真分析，其资料却较零散，薄弱环节和缺环较多。资料中不规范、不准确、相互矛盾或讹误者时而有之。有的资料比较庞杂，有的则过于简略，有的只刊布了全部资料中的一部分。在新疆考古学的资料宝库中，不同时期刊布的同类或同一遗址的资料有的相互脱节，各类考古资料之间的比例也有些失衡。早年国外发表的有关新疆考古的报告和论著，十分难寻，又无汉译本，致使研究新疆考古学的多数学者对这些新疆考古基础资料不甚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考古学的汉文资料还存在很大的缺环。凡此都表明，新疆考古学的资料基础仍是比较薄弱的，难以深层次利用，远不能满足研究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今后在资料方面的主要任务，应是尽快组织力量翻译出版前述的国外有关考古报告和主要论著（此项工作现已着手进行），加速刊发积压的资料，加强资料的整理工作。以使新老资料和前述国外有关考古资料之间相互衔接，融会贯通，形成科学化、规范化、内在联系紧密的较完整的资料系统。如所周知，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属学科基本建设范畴。

目前资料问题已成为制约新疆考古学研究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进而又影响到如何指导考古调查和发掘，事关新疆考古学的全局。因此，整理新疆考古学资料，使之形成较完整的资料系统这道关口是不可逾越的，必须下大力量将其打通。所以这项工作应早日提到日程上来。

其次，在研究方面，由于受到诸多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制约，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50 年新疆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可以说基本上还处于自发状态，研究的领域较窄，选题大都缺乏科学论证，项目或课题之间多无内在联系，学术性和目的性较差。研究工作主要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为依据，很少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资料，难得借鉴国外有关的重要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也就是说，研究工作不是建立在已有全部资料和成果基础之上，故起点较低。因此，导致新疆考古学研究大都以发表考古简报和报告为主，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不够。在已发表的论著中，泛泛者较多，缺乏对重点课题和前沿性课题的关注，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未引起重视。属于学科基本建设的课题，如新疆考古学的分区、分期和类型研究乏人问津，致使遗迹遗物的序列谱系仍无头绪。新疆考古学中的断代考古学、古代国别考古学、主要分支学科的研究尚未正式启动。漠视相关学科的主要研究成果，鲜见跨学科的考古学研究。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新疆考古学研究少有重大突破性的进展，在总体上，研究工作大致仍处于较初级的发展阶段。若按考古学时段具体言之，汉通西域以前的新疆考古学，基本上还处于不明的状态。新疆有无旧石器时代尚未最后定论（有线索但资料十分匮乏）。新疆的新石器、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问题，虽然论述者较多，但所利用的资料均缺乏大规模的正式科学发掘的遗址作依据，故有釜底抽薪之虞（按汉通西域之时不是确指上述文化的下限，在此仅为行文方便，借用之）。迄今其界说、内涵、主要文化特征、区系类型、分布态势和发展演变序列等还很不清楚，是新疆考古学中的主要薄弱环节。新疆汉至唐代的考古学，表面上看资料较多，但研究工作没有跟上去。有关的正式发掘简报和报告较少，不多的论著大都蜻蜓点水，研究的很不充分。其区系（或国别）、界说、内涵和序列多不甚明晰。此外，新疆汉唐考古学的特点是分支学科多，与相关学科联系密切，对此研究上也少有反映。唐代以后的新疆考古学，资料有限，缺乏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总之，目前新疆考古学虽有一定的架构，但还远未形成体系，作为构筑这种体系的研究工作，形势堪忧。

鉴于上述情况，从资料和研究两方面来看，今后一个时期新疆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应是补缺环（以唐代之后考古学为主，此外还有旧石器），加强薄弱环节（汉通西域以前的考古学），完善有一定基础的汉唐考古学。据此似可认为，目前新疆考古学在学术上的主要态势，大致是重要的生长点和前沿性课题，多在缺环和薄弱环节所在的领域；汉唐考古学则是新疆考古学的主要增长点。就上述情况按阶段来说，汉通西域前的新疆考古学，资料基础薄弱，前沿性课题多，困难较大。现在关键是着力寻找符合学术

要求的重要遗址和墓葬，确定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生长点和前沿性课题。然后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科学规范的发掘和研究，逐步建立资料基础和学术基准。这项工作既要抓紧，又不能急于求成。在新疆汉唐考古学领域，学术增长点和重点课题较多（也不乏重要的生长点和前沿性课题）。今后一个时期似应以古城遗址（古国都城、都护府城、都督府城为主）、墓葬（要寻找王陵和有代表性的大墓地的线索，以后者为主）、佛教考古（佛寺考古是薄弱环节）和交通考古（古代主要交通线、驿站、戍堡和烽燧线等）为重点。同时还要以考古学为基础，适时开展对主要分支学科（如建筑考古学、古民族文字学、简牍文书学、铭刻学、钱币学等）和相关学科（如新疆古代史、古代民族史、宗教史、丝绸之路史、东西文化艺术交流史等。其中前三者的研究成果，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后两者的研究成果，有重要的国际意义）的考古学研究（此项研究乃是构筑上述诸史的基础）。这样既有重点，又有多学科交互渗透和相辅相成的烘托，新疆的汉唐考古学必将有较快的发展。新疆唐代以后的考古学，是新疆考古学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应创造条件适时地开展这方面的考古工作，否则新疆考古学的构成就不可能是完整的。除此之外，前面提到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今后必须注意解决的重要任务，应将其具体贯彻到考古研究当中去。

以上所述诸多任务，归结到一点，其总任务和总目标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建立新疆考古学体系。为建立这个体系，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必须重视规范发掘，讲究研究方法，确定重点课题和重点地区，选准切入点。而从建立新疆考古学体系角度选切入点，又必须从全局出发，所选切入点要在一定时期能形成相对独立的完整成果，并对新疆考古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使之成为新疆考古学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基石。依据这种思路，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选择新疆考古学的切入点，应首先按地理单元、古代国别和地域范围、民族构成、文化内涵等综合因素分成若干个考古文化区（如高昌考古学、焉耆考古学、龟兹考古学、疏勒考古学、于阗考古学、鄯善考古学、天山以北地区考古学）。然后以学术课题为主导，综合主客观条件进行科学论证，确定不同阶段以不同文化区为主作为切入点。在选定工作的文化区内，还要对区内各个时代各种类型考古学文化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在归纳区内主要学术课题构成及其轻重缓急的基础上，确定区内早晚各个时期的各种遗迹的工作顺序，选准切入的突破口。如此经过一整套的有计划有目的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不断出阶段性成果，才能最终确立区内的文化内涵、主要文化类型和特征、文化发展规律和序列谱系。这样每基本做完一个文化区，就是一项较完整的独立成果。据此不仅可写出有关文化区的考古学（如高昌考古学、鄯善考古学等），而且还可与文献和相关学科结合，复原出有关文化区的古国史（如龟兹史、于阗史等）。类似的每一文化区的独立成果，都是新疆考古学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阶梯。当这种基本做完的文化区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当完成二个以上文化区时，既应着手进行不同文化区之间的对比研究），新疆考

古学的共性和发展规律必露端倪。如此不断努力，加强研究，最后定将形成新疆考古学体系。就目前情况来看，似应先以条件相对较好的高昌考古学或鄯善考古学为切入点，后续的切入点可考虑于阗考古学和龟兹考古学。

关于研究方法，若泛言之，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因人因问题而异。我们现在从建立新疆考古学体系角度谈研究方法，就是要找到一种能统领全局，并能促进建立新疆考古学体系的切实有效的方法。依个人拙见，这种方法就是组织力量编写《新疆考古学》。因为实施这项工程，必须全面系统整理新疆考古学资料（可考虑与前述提到的资料整理工作大体同步进行），并在此基础上对新疆考古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实际上是对迄今为止新疆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大检阅。虽然现在新疆考古学资料基础还较薄弱，但是根据已有的资料，经过艰苦努力，先搭起有一定实际内容和理论的《新疆考古学》框架是完全可能的（或可以条件较好的高昌考古学、鄯善考古学为试点）。这是目前达到资料整理和研究初步突破，并较快地出成果出人才的可行之路。通过这项工作，可以基本摸清楚新疆考古学资料和研究状况的家底，找出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准确定位各个薄弱环节和缺环；概括出新疆考古学课题的总体构成，明确学科的主要生长点和增长点，提出前沿性课题和重点课题。通过这项工作，可深层次地探索新疆考古学的发展轨迹，梳理出新疆考古学的脉络和基本演变规律，对百年来新疆考古学进行全面的科学总结。据此可望做到以学术课题统帅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在更高层次上有的放矢地指导各项考古工作，促进现阶段新疆考古学的全面发展。通过这项工作，可为确定新疆考古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制定发展规划和计划，建立新疆考古学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编写《新疆考古学》是更深层次的学科基本建设，是过去已有成果的升华和飞跃，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编写《新疆考古学》都是现阶段新疆考古学领域实施精品战略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关系到新疆考古学今后发展的一项战略性的重要举措。

面对上述情况，在世纪之末以新疆考古学的百年积淀，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展望下世纪头十年左右的新疆考古工作，视野所及大概主要就是解决前面提出的诸种问题。这些问题表明，今后的任务十分艰巨，困难很大，形势严峻。但是，谋事在人，事在人为。如果我们从现在起自治区内外的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以往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团结，协调一致，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专业方面的准备；树立雄心壮志，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人才、经费、设备），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和计划；集中力量形成拳头，抓住机遇，突出重点，踏实工作，刻苦钻研，勇往直前迎接挑战；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完成上述任务，而且还可能有新的重大突破。如是，我们就圆满地完成了为下世纪初期以后新疆考古学大发展所做的准备工作。到那时以这个高起点为基础，可以预见在新疆考古学领域必将会呈现出一个人才济济，学术大家不断涌现，新疆考古学形成完整的体系，主要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执牛耳的辉煌时代。这个时代是过去几代新疆考古学者梦寐以求的憧憬，更是那些尚在辛

勤耕耘的前辈学者们的殷切期盼。而开创这样的时代，成就此种伟业，则是中青年考古学者们责无旁贷的重要历史使命。现在新世纪正在向我们招手，在今后的征途上任重而道远，机遇有限，时不我待。让我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携手共勉，力行搏击，为达此目的而共同努力奋斗！

（本文是1999年8月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新疆史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稿）



# 吐鲁番十六国时期的墓葬 壁画和纸画略说

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古城附近，有阿期塔那及哈拉和卓两片著名的古墓地。其中属于十六国时期<sup>[1]</sup>的墓葬，往往发现壁画和纸画，从而为考古学和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 一、壁画和纸画概况

### 1. 壁画

据已刊布的资料，略举几例。

75TKM98号墓壁画（图一）

绘于墓室后壁，长2.25米，高0.63米。画面横分五栏，左数第二、五栏又上下分



图一 75TKM98号墓壁画

成两小栏，左数第四栏分上、中、下三小栏。画面边框和栏界绘黑粗线，图像墨绘。左数第一栏绘悬挂的弓囊等物，弓囊面饰横竖红条纹。第二栏上边框之上以红线绘太阳，其下边框内悬垂幔。在上面的小栏内绘曲足条案，案上置两件器皿，案后立一侍女。下面的小栏内白描两个并列的罐。第三栏为壁画之主图，上部边框下悬四组垂幔，第三组垂幔的上部边框之上以红线绘上弦月。画面中间绘夫妇拱手跪坐图，身后绘两身侍女，均面向左，穿交领宽袖长袍，拱手于胸前。男像面红色，女像眉心两颊点红妆面；衣领及裙襞部分和女像的头饰涂红、绿色。第四栏上面的小栏左侧绘婢女持容器，侧身跪坐在炊具前；右侧绘男仆推磨。中间的小栏绘田地，内点绿色条纹（田垅）；下栏绘绿叶葡萄。第五栏上面的小栏内绘三棵树，略点绿叶。下面的小栏左绘牛车，车夫牵牛扬鞭，右侧绘鞍马<sup>[2]</sup>。